

魔道輪回

名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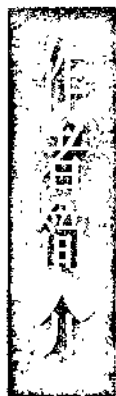
◎ 神風驚云



《神風驚云》之四

魔道輪回

作者：千刺



九十年代中期，武侠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，在此之际，名剑、黄易异峰突起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构思宏大缜密，情节妙想天开；而名剑小说则以气势磅礴魔幻离奇著称。二人小说风格各异，但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震撼性方式和风格。征服了所有的武侠爱好者，二人小说一出台，立受读者追捧，市场上掀起了热销浪潮，武侠小说走出低迷，再受青睐。行内人士盛赞：又诞生了两位侠坛巨星。热爱此道的读者倍感快慰，又有两位大师的作品来点缀我们多彩的人生。

黑色序幕

如果说黑暗是步惊云的归宿，那在他的归宿之中，一定还有另一个人——

一个女人，一个以女性躯体出现的人形化身！

因为这个女人，亦和步惊云一样。

一生只属于黑暗。

而这个同样属于黑暗的“她”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人了。

“她”的故事，亦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……

□

那一夜，也和人间无数无夜一样，充满魅惑与寂寞。

唯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她”那晚所走的路，铺满了血！

“她”全家上下五十多条人命所贱的血！

□

血，不但铺满了“她”的路，还染满了“她”的衣衫。

年仅十八的“她”，如同一个血人，不断在“她”出生的大屋内奔窜，不断把那些俯伏地上的尸体翻转过来，正因如此，鲜血才会染满“她”的衣襟。

“她”造梦也没想过，“她”只是到市集闲逛，仅耗了一个黄昏，回来之时，全家已遭灭门；整座屋子俨如一个被弃置的乱葬岗，不单遍地尸骸，还有墙上满布难以数清的血手印！

“她”家中上下在濒死挣扎时按在墙上的血手印！

是谁个毁了“她”本来幸福温暖的家？是谁如斯辣手，就连“她”家里的婢仆，亦统统被乱刀宰杀？

王妈，“她”的乳娘，从小至大都对“她”呵护备致，有时候甚至比“她”的娘更疼“她”；王妈年已七十，白发苍苍，慈祥和蔼，本应老早告老还乡，可是“她”因不忍心王妈回乡年老无依，孤独渡过晚年，遂千般挽留，最后，王妈终于答允留下来；“她”雀跃万分，预备把王妈视作亲娘一般，侍其终老，却万料不到，爱她反而害她……

王妈一生慈祥的下场，便是被一刀两断，身首异处！

太残忍了！下手的人怎地如此丧心病狂，就连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荏弱老妇亦不放过？

还有和“她”情如姊妹的小婢阿楚；她本为供养家中年老多病的娘亲，与及尚未懂事的八岁二弟，才会当人婢仆；然而这个侍母至孝的小婢亦劫数难逃，胸腹给一刀破开，所有肠脏都跌了出来，行凶者还相当变态，把阿楚的两团胸脯都削平了，非常凶残！

阿楚死了，以后谁来供养她年老无依的慈亲及二弟？她的娘会多伤心？杀人者怎不在杀人前想一想，他杀一个人，会误了多少人？

死的除了王妈和阿楚，还有其余的家丁婢仆，他们到底所犯何事？偏要如此惨淡收场？

“她”一直凄惶地往屋里走，一直翻动着数不清的无辜尸体，“她”本来柔亮的长发，已异常散乱地洒在“她”的双肩上；“她”本来艳如桃花的脸颊，霎时亦变得苍白如纸，可是“她”的眼睛，却意外地没有流下半滴眼泪！

单看“她”美丽而柔弱的外表，绝难相像“她”在此时此境，居然会没有眼泪；而且不单没有眼泪，“她”漆黑如夜幕的眸子里，竟像泛起一般无名恨意！

是的！“她”恨！

“她”恨煞那些滥杀无辜的人！

“她”要寻出元凶！

也顾不得染血的衣襟，也忘记了为死者淌泪，“她”发狂地向屋内深处飞奔，终于，在大屋的厨内，“她”找到了“她”想找的畜生！

应该受到千刀万剐的畜生！

只见偌大的厨中正站着七条大汉，其中一条大汉一身紫衣，甚为魁梧高大，背着厨门，也背着“她”，在胸前交加双手，似是首领；其余六名大汉，却在干着一些不是人干的行为。

他们正把两具尸体剁为数十截，丢到厨中一大锅烧烫了的沸水中，像要弄一锅人肉汤，而那两具尸体，“她”当然看得清清楚楚，天啊！那……是……

“她”最敬爱的双亲！

□

“爹！娘亲！”

“她”异常凄厉的尖叫着，却并没有立即逃跑，不知是等待着送死，还是在等待着与他们拚命？

那名背向着“她”的魁梧汉子始终未有回首，惟其余六

条大汉乍闻她的一声尖叫，已纷纷向她瞥去，一望之下，众人不由双目放光，似发现了一些更为有趣的猎物，其中一名大汉道：

“爹？娘亲？原来你就是那条‘魔’中狗种的女儿？无怪乎我们算来算去，这五十多条尸体，总是欠了一人，却原来差点算漏了他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儿！”

老父被骂为“魔中狗种”，“她”积压的忿恨已不能不发；只因为，她的爹虽是这一带的富户，向来却乐善好施，办书塾，修路筑桥，竭力扶助贫苦村民；试问这样的人若是魔，那什么才会是神？“她”咬着牙根，为自己的爹，勇敢地、理直气壮的辩护：

“不！我爹不是魔！你们滥杀无辜，你们才是十恶不赦的魔！”

“我们？”那六名大汉面面相觑，趾高气扬地相视笑，其中一名道：

“小姑娘！就让我告诉我！我们七个外号‘追魔七雄’，是江湖的名门正派特地派我们来把你们灭口的；你爹其实是前魔教的余孽，后来魔教给正道中人合力剿灭，你爹侥幸逃脱，才在此隐姓埋名；只可惜，这么多年以后，他还是无法逃出我们追魔七雄的法眼，今日，我们便是来食其肉，煎其皮……”

这名大汉话未说完，她已冷冷反驳：

“我从不知道，自己的爹是魔教中人，但纵使是又如何？所谓魔教，也只不过是那些正道人士的宗旨相异而已，有何不妥？”

这句话说得极为目中无人，而且一针见血，“她”又愤愤不平的瞪着追魔七雄，续说下去：

“魔，其实也是给你们这班所谓正道之士逼出来的！正道，根本从来都没有放过魔，只是懂得声声嚷着要斩除魔障，却从没体谅为魔之苦，给他们改过的机会……”

“就像你们，你们假借除魔为名，暗地却满足个人的杀人快感为实！我爹尽管是魔教余孽，也仅他一人而已，为何偏要杀尽我全家上下，还有那些无辜婢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”声色俱厉，似乎愈说愈是有理，七条大汉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满脸铁青，当中又有一人道：

“嘿！丫头好咀刁！不过无论你怎样狡辩，你也是魔孽之后，正如你们全府婢仆，他们无论如何，也是与魔为伍，为魔干活，死不足惜！”

他说着斜斜一睨正忿怒填膺的“她”：

“而你，今日胆敢辱骂正道，罪无可恕，一定会受到比死更惨酷的惩罚！”

嘿！这就是正道千百年来，赖以杀害无数人的借口了？“她”心中极端鄙夷，所谓正道，撕开了面具后，也都不过如此，“她”简直不屑再与这班连魔也不如的畜生争辩下去。

可是纵然“她”不屑与他们争辩，除了那一直背着她的大汉，其余六条大汉斗地齐齐露出淫邪的神色，有多淫邪就有多淫邪，一步一步的接近她：

“魔女，我们已经想出如何令你比死更为惨酷了！听说魔教中的女人们，对付男人都有一手，就让我们追魔七雄，

把你操死，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！哈哈……”

很难想像，正道中人会说出这样的猥琐不堪的话，“她”闻言竟连一点恐惧的意思也没有，只是冷笑。当伪君子撕开假面具后，其实也和禽兽相距不远。

电光火石间，一名大汉已一马当先，一把揪着“她”胸前的衣襟，正想把“她”的衣服撕扯下来，谁料只得十八岁的“她”，猛地皆目暴喝：

“你敢？”

此言乍出，突见寒光一闪，她一直藏在身后的右手，不知于何时已在地上拾起一柄单刀，蓄势待发！她已豁出去了！

首当其冲的那名大汉，武功本是不弱，但他根本没想过一个看来弱质纤纤、美艳如花的女孩会有胆量出刀杀人，“吼”的一声！他的右臂登时被“她”狠狠劈断，鲜血狂溅！

“这一刀是为了王妈！”

一招得手，她的第二刀已赫然紧接而出：

“这一刀是为了阿楚！”

干得好！这已经是她为所有无辜死者，所能办的最后一件事了，即使这几刀之后，她自己也会丧命，她也在所不惜……

她本来不懂武功，惟凭着无坚不摧的恨意，手起刀落，为首那名大汉的左臂，亦应刀而断！炽热的鲜血泼向她那如桃花般美丽的脸，衬得她的脸倍为凄厉、冷艳！

“给我死！给——我——死——”她咬着牙，疯了一般继续抽刀再劈！

恨就有这点可怕！恨可以驱策一个人，干平素不敢干的事，发挥平素所不能发挥的力量！

其余的大汉本是一个箭步便可把她擒下，却因她刀下那股慑人的恨意，众人一时之间竟觉不知所措，不懂上前阻止，眼巴巴让她一边吆喝，一边向为首那名大汉操刀！

只有那名一直背着所有人的紫衣大汉，还是如磐石般屹立着，就在为首那名大汉给她至少劈了十刀，劈至气绝身亡之时，那名背着所有人的大汉终于张口了：

“饭桶！连一个弱质女流也对付不了，死了落得干净！”

语音方歇，那大汉终于也回过头来，“她”在百忙中朝他一盯。“她”发觉，他有一张极具威仪的脸。

“她”还发觉另一件令“她”极度震惊的事——

“她”才刚出世十天的二弟，白白胖胖的，正熟睡在那名紫衣汉子手上。

“她”以为他在胸前交加双手，却不虞他只是抱着“她”那个正在熟睡的二弟！

“禽兽！你想怎样？”

她拚命嘶喊着，发狂想冲上前救自己的二弟，可是随即给其余五名大汉紧紧捉着，欲救无从。

那名极具威仪的紫衣大汉漠然道：

“魔女，无论你甘心被人唤作魔女与否，今日我也要你好好明白，魔与他的魔种，最后只值得如此下场！”

他说着——一把捉着男婴的左腿，把他倒挂起来，本来熟睡的他当下醒了，呱呱大哭，挣扎着，白嫩的小身躯如同将要被屠杀的小羊，而且因身体被倒挂，哭声相当刺耳，

如鬼哭。

早已在灼着“她”父母尸首的锅子，仍在冒着腾腾热气，锅中的水，正“卜卜”地涌起沸腾的气泡，他极为残酷地向“她”望了一眼，猝地手一松，本在呱呱大叫的婴儿“扑通”一声，终于跌到锅中滚汤的沸水里去。

“她”的二弟，终于永远沉默了。

天！这就是正道？这就是正道？她心中呐喊：

“二弟——”她浑身都在剧烈颤抖因极度的悲愤而颤抖，她从没想过自己白白胖胖、如羊脂般软滑可爱的二弟，居然会有人忍心下手！

她嘶叫着，企图挣脱那五名大汉的制肘，而那名紫衣大汉只冷眼朝她一瞄，接着淡淡吐出五个字：

“魔女，给——我——死！”

蓦见银光急闪，一柄匕首已自其手中劲射而出，“噗嗤”的一声，竟已狠狠穿过她的心房，从她的背门而出，她的血，霎时如漫天的花雨。

心窝被刺，她知道自己已距死不远，可是她仍鼓尽最后一口气，以最怨恨的眼神瞪着紫衣汉子，咬牙切齿的吐出她最后想说的话：

“畜……生！我……即使……死，也……会回来找……你们……报……仇……”

“我永远……都会……记着你……这张……”

“禽兽的脸！”

那紫衣汉子又是冷淡而残酷的一笑，答：

“不愧是魔孽之后，中了我一刀，居然还有气力怨恨，生

命力倒真顽强得很！兄弟们，既然她还没死，你们就给我——”

“把她操死！”

此语一出，其余五人顿时眉飞色舞，大家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同伴，刚才被活生生劈死的事，只是齐声高呼：

“好哇！多谢老大！”

说罢已急不及待，争着要骑到她的身上。

她依然没有流泪，也许只因为，她绝不要在这群高举正道旗号，却是人中禽兽的伪君子面前屈膝！

纵使要被辱至死，她也要傲然而死，目光绝不要流露半点乞求示弱的神色！

纵被世人骂为魔女，她也要当一个最不屈的魔女！

或许是因她满门被残杀的悲惨遭遇，或许是因她这股傲然不屈的意志，冥冥中似乎有一股力量被触动，一股偶然经过这带、不是人应有的力量……

就在她快将蒙污的刹那，如乱葬岗般的大屋，倏地弥漫着一片浓浓的黑色迷雾，恍如地狱将要降临，这些黑色迷雾，是真正的雾？还是一种气？邪气？

黑雾之中，还幽幽传来一个声音，一个似远非远、似近非近的慑人声音：

“芸芸众生，
罪孽滔滔，
佛天不渡，
唯我魔渡……”

声音轻而沙哑，令人难以分辨声音的主人是男是女？是

人是神是魔是鬼？只知道，声音由远而近的速度极快，比人在脑海中所转的歪念还要快！

“老大……”那五名正欲向她淫虐的大汉乍听之下，全都停了下来，纷纷回首瞧着他们的老大，似在问他们的老大该怎么办。

紫衣大汉眉头深深一蹙，此时，黑雾中又传来那个声音，轻描淡写的道：

“当人已失去人性的时候，天和佛，也许还会因一念之仁，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但，魔……”

“魔只会用最直接的处理方法，把他们——”

“打进最深最痛苦的地狱！”

眼前情景极度诡异，惟那五名大汉又瞧了他们的紫衣老大一眼，不禁又胆壮了一些，破口骂道：

“嘿！大言不惭！装神弄鬼，见不得光的鼠辈，有胆便出来与我们好好较量！”

黑雾中的声音又道：

“装神？弄鬼？”

“愚蠢不堪的人，你们错了？”

“我不屑当神，也未致沦落为鬼，我是真真正正的——”

“魔！”

“就凭你们，还未配看见我的真身！”

声音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复再一字一字的，缓缓的道：

“不过，你们也不配再在今世加头是岸，若要回头是岸……”

“留待来生吧！”

电光火石间，迷茫的黑雾中霍地飞出一根发丝！
一根根很长很长，却又细得差点无法看见的发丝！
那名紫衣大汉一看之下，面色陡地大变，惊呼：
“是发丝！兄弟们，小心——”

发丝？五名大汉不由大奇，他们的功力虽然低于紫衣老大，也能一眼瞧出，从黑雾里飞出来的，确是一根细长发丝，但仅是一根发丝，何以会令他们的老大如斯震撼？

他们很快便明白了！紫衣老大如斯震撼，皆因他已比他们更快瞧出，这根发丝所蕴含的力量，那股足以杀神、灭鬼的无匹、无俦、无敌力量！

迅雷不及掩耳，瞿听“丝丝丝”的五道轻如蚊子叮人的声音，这根发丝，竟然像长了眼睛一般，穿破为首第一名大汉的前额，再由其后脑而出，接着是第二名大汉，第三、第四、第……”

噗！噗！噗！噗！噗！

五道令人闻之心胆俱寒的爆烈过后，只见发丝过处，五名大汉首当其冲，连头带身，赫然已爆为五团骨肉模糊的肉酱，血花滔天，惨不忍睹！

“这……是什么武功？不！这……到底是什么魔法？”

那名向来冷静自若的紫衣老大，目睹五名兄弟连哼也没哼一声，已全部死无全尸，也不禁心中一凛，可是，他只有时间问这条问题，却没有足够时间寻找答案。

那根发丝穿过他五名兄弟之后，挟着惊人的余劲，又已向其眉心直戳过来。

“哗！”

逼人无比的劲力已刺至眼前咫尺，他根本便没有想过要伸手去挡，因为他已知道自己绝对没有足够内力可挡，他只能侧身一闪！

总算他尚有点道行，这样一闪，险险避过这迎头一击，但他的左臂却无法幸免，“丝”的一声被发丝一穿而过，接着，他的左臂，由肩至指，整条爆为肉酱！

“吼！”

惨叫声中，他自知再难久留，非走不可，否则性命堪虞；遂乘势一个鲤鱼翻身，哪管自己的断臂处血如泉涌，破窗飞逸！

那团神秘黑雾刚欲穿追，却听倒在地上的“她”，蓦然发出一声微弱不堪的呻吟，那团飘忽无定的黑雾，不期然向她飘近，直至她身畔咫尺方止。

她的心房犹在血流不止，奄奄一息，正徘徊在生死之间，她自知快要死了，但她还是苦苦支撑，强睁开那已经逐渐无力的眼皮，瞧着那团黑雾。

雾中的声音沉沉道：

“小女孩，你不怕我？”

她凄然一笑，虚弱的答：

“你……有什……么……可……怕？”

那团黑雾道：

“我是世人闻声丧胆的魔。”

她又笑：

“这个……年……代，愈来……愈多人……自称……是好……人，却比……恶魔更……邪……恶你能……自视